

丁郎尋父傳

繪圖丁郎尋父

第一回 嘉靖爺開科取士 濟小塘落榜讀書

嘗謂天下大勢，士農工商各居其一。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市。農耕於野，以及各色匠藝，無不自食其力。大約紛紛世途，莫不爲的名利二字。得志者則意氣揚揚，自鳴得意；失時者則垂頭喪氣，怨天尤人。甚至寡廉鮮恥，卑躬乞憐，孰能參破紅塵，拋離鄉井，出乎四民之外，不墮俗情之中乎？也算得非常之人了。閑言提過，引出一部小塘誅奸傳。說的是濟小塘功名未遂，立志修行，雲遊四海之外，受盡奔波之苦，得遇仙人傳授法術，廣行善事。雖則惹了無限災殃，終至羽化飛昇。特將他的一生事蹟，提綱敘明。話說明朝自太祖洪武掃除宇內，位登九五，傳至嘉靖皇帝。這位皇帝原是封爲湖廣藩王。因正德武宗晏駕，無人承統，把這位皇帝取進朝綱，承襲天下。真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那日早朝，文武百官朝參已畢，分班站立。忽從班中閃出一位官來，手執牙笏，口稱萬歲。天子舉目認得是閣老嚴嵩，說：「先生今日出班有何本奏？」嚴嵩奏道：「臣啓我主，今乃上元甲子大比之年，理應開科取士。乞我主定奪。」嘉靖爺說：「先生，朕自登基以來，歷科考選舉子，直隸八府州縣一百三十二處，未見真才。今傳朕旨意，此科將遠東寧府兩鎮的秀才俱赴北京，與直隸舉子一同應試。」嚴嵩領旨，答應下殿。知會禮部速行龍票，傳二處舉子赴北京。這且不表。且說關東蒲陽城有一秀才，姓濟，名登科，字小塘。父親濟俯仰，曾做過鐵嶺衛參將，不幸早喪。母親李氏相繼而亡，遺下登科一人，年長二十四歲，尚未娶妻。只有兩個書童服侍。終日奮志攻書，真乃滿腹經綸，胸懷錦繡。一聞北京開科取士，滿心歡喜，打點貲財行李，把祖宗莊宅托付一位族兄料理，叫了牲口數匹，帶了兩個童兒，竟往北京大道而來。那日進了北京，齊化門尋覓寓所，到了蕭家衛衙，纔找了下處。房主是嚴閣老的長班，只有兩間門房，每月租銀十兩。主僕三人一同住下。濟登科就去順天府報名，領了卷子，就進場。一連三場，篇篇錦繡，堪中得解元。這話暫且不表。且說八月十五天氣清明，嘉靖爺傳旨，在玩月台上排筵三宮六院，相陪慶賞佳節。這位爺乃是聰明帝主，飲酒高興，說御妻今日當此佳景，朕要做一套大四景御妻，即叫宮女依韻歌曲，不知能盡興否？正宮娘娘欠身離座，說以吾主胸中明敏，自然音律並美，說罷，吩咐宮女取過文房四寶，不用思想，把頭一套春景做完，叫掌宮婆拿去挑選。八個伶俐宮女立刻念熟，立刻就唱。宮婆答應，拿了下去。萬歲又把第二套夏景做完，也叫宮婆拿去挑選。宮女宮婆才把夏景曲兒拿下台去，那頭

繪圖丁郎尋父 第一回

二

班學春景的宮女齊上月台各拿笙簫等唱道：春光嬌麗融和暖氣情景物班班美堪憐花開三月天姣嬌嫩蕊鮮草萌芽桃似火柳如煙土女王孫戲秋千暗慘淡春歸兩淚連恨鎖兩眉尖對對蝴蝶穿花把兩翅偏清明上景園和氣吹牡丹玉樓人醉倒在杏花天醉倒在杏花天唱罷龍心大悅撒下一把紫金豆兒賞給八個宮女這一班剛才下去第二班宮女也上台唱道：端陽節鬧龍舟水面上划鑼鼓叮咚响波渣多採玉蘭花佳人甚可誇採蓮船盡是富豪家艾葉靈符鬢邊插看輕紗沉香共浮瓜新鮮飲玉茶水閣涼亭對對佳人把彩扇拿三伏似火發薰風透體紗賞名園開散了綠柳花開散了綠柳花唱完萬歲也賞了一把紫金豆兒又與娘娘飲了幾杯天已三更時分萬歲爺乘了酒興要編那秋景想了一回難以下筆說御妻寡人欲把四季曲兒做完怎奈是遇了秋景竟難以措詞也罷宮官過來把這春夏二景的曲調拿去不論閣下翰林若能續上秋冬二景明早進朝朕自有賞分付已畢返駕回宮領旨官不敢怠慢手捧花箋出離禁門扳鞍上馬一直到了嚴府的私宅叫門上值日官兒往裏通報這一日嚴閣老與趙文華鄢茂卿飲酒賞月忽見值日官稟道聖旨臨門請相爺接旨嚴閣聞言連忙將領旨官迎接進去拜跪已畢太監開言說道嚴老先生這是聖上作的玉和郎新興詞調只有春夏二景叫你們閣下翰林等官若能續上秋冬二景明朝進朝萬歲自有陞賞說罷將兩套新詞交與嚴嵩出門上馬而去嚴嵩回至後堂把兩卷花箋打開與趙文華鄢茂卿二人一同觀看看了一回竟是一竅不通嚴嵩說道咱三人雖是在朝爲官吃虧才學欠精若是有個才子將這兩套曲詞續上假稱是老夫所作面上也有光彩聖上更喜了言還未盡忽有一個長班跪在面前說恩主今乃大比之年紛紛舉子盡在京都內中豈少才子不免拿些禮物前去尋訪或者能訪得着嚴嵩聞言心中大喜說長班是你的識見不差真正有用你可帶上禮物四端黃金兩錠去訪一個才子續上兩套曲詞天明回來重重有賞這長班答應一聲接過花箋合嚴言領了禮物出府而去且說這個長班姓任名有智就是濟小塘的房東當下出了相府一路尋思不知才子出於何處忽然想道聽說家中住的那個相公一連三場文理皆通待我前去煩他或者他能續這兩套曲詞也未可知主意已定來到自己門首叫小使開了街門走到自己房中將兩錠赤金交與妻子只拿表禮花箋往小塘住房而來小塘見說房東此時方回想是朋友請去賞月任有智說道相公你那知我們的苦處官府一更不散必得伺候一更今因相爺請客賞月故此來遲說畢從袖中取出花箋說相公你看這兩套曲詞如何小塘接來打開一看不禁作色驚而問道這係何人所作任有智道實不相瞞這是當今萬歲爺的只有春夏二景二更時分傳

了出來。叫開學翰林。續上秋冬二景。我家相爺。因多食了幾杯。加之又沒功夫。故此拿這表禮。煩個高人續上。好去遞與萬歲。我看相公高才。何不編上兩套。明日進上。相爺奏上一本。相公的解元。便穩當了。小塘聽了。腹中自思。想我不憚路途。來此應試。三場文字。雖好。還不知試官眼力。何如。不如趁此機會。施展才學。使聖君知道。也是一條門路。想罷。說了聲。老房東在下學。疏才淺。自怕不堪。入聖上之目。待我胡亂編上兩套。奉與恩相。若是中意。進上之時。只求把學子帶上個名兒。已足夠了。這表禮。送與房東。當是舉荐的謝儀罷。任有智聽了。喜得不亦樂乎。說相公不受表禮。小的過意不去。也罷。我且收下。待相公恭喜之時。我再作賀敬罷。須要就舉大筆。方妙說罷。叫小使將表禮收了。親自與小塘研墨。小塘展花箋。提筆就寫。登時把兩道曲詞寫完。與嘉靖爺的原稿。包在一處。交與任長班出門。直至相府。此時才交五鼓。不用通報。竟至後堂。雙膝跪下。說小人訪着一個才子。給他禮物。立時將兩套曲詞做來。呈與相爺。過目。嚴嵩聞言。接來一看。看到後邊。寫着潘陽學生員濟登科續編。奸賊看到這裏。心中想道。這人好生可惡。既知是我叫他做曲。就不該寫上自己姓名。一個秀才。就敢如此狂爲。倘若金榜有名時。必定作怪。想罷。遂向嚴言道。你速到貢院中。向考試官說。如遇濟登科的文字。不許中他。嚴言答應。出府而去。嚴嵩拿起來。將小塘曲詞。另謄一張。後首寫上自己的姓名。把濟小塘的花箋。一火而焚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觀曲詞嚴嵩動怒 救房東小塘施恩

話說嚴嵩焚了小塘花箋。把自己另謄的一張曲詞。並嘉靖爺的原稿。藏在袖子內。辭了趙鄴二人。分付看轎上朝。及至到了朝堂。正趕着萬歲早朝。他連忙階前進禮。說萬歲。臣奉命編成玉和郎曲詞兩套。呈與萬歲。過目。言罷。兩手高捧。近侍官接將過去。放在龍書案上。嘉靖爺先把秋景曲兒看了一遍。上寫着。七月七。織女共牛郎。一年一度却成雙。因何阻隔。即天河兩岸。廂迴紋織錦。忙賞中秋。各娛歡喜。性狂風吹鐵馬。响叮嚕。雁成行。離人思故鄉。對景懷愴。梧桐葉兒飄飄起。飛揚金風透體涼。佳人恨夜長。賞菊酒。家家慶重陽。萬歲看完。又看冬景。上寫着。十月節朔風寒。景物悲。綉女停針怕冷觀。雪梅寒風陣陣催。鵝毛片片飛。暖閣內。煨紅爐。擁香被。獨宿佳人正暗睡。守華幃。衾枕共相逐。賞雪人兒各各飲玉杯。飄飄片雪飛。青春不再回。玉人幾時歸。孟浩然踏雪去尋梅。踏雪去尋梅。萬歲爺看了兩篇曲詞。龍心大悅。說先生真才人也。朕賜你黃金百兩。綵緞十端。每年加俸米千斛。言罷。退朝。羣臣皆散。且說八月廿四日。乃挂榜之期。濟小塘在寓所靜坐。專候喜信。只等到日出三竿。不見動靜。心中悶悶。有些不悅。忽然

想道：論我場中的文章，雖不中頭名，也不至于落榜。且是昨日作那兩套曲詞，任長班原許下相爺推荐於我，爲何却又榜上無名？自己想了一回，說：「童兒，你將房東請來，我有話說。」童兒答應了一聲，往後而去。誰知任有智只因得了表禮，誤了功名，不好出來相見，只說是出差去了。童兒出來回覆了小塘，說：「相公功名有早晚不同，如今也不必後悔。咱早些收拾行李回家去罷。」小塘沈吟一會，對童兒說：「相公不中也無顏歸家了，意欲在京中念書，以待下科。只是此處房子太貴，須得另找下處才好。」童兒說：「相公從這街直往東去，小人見那大門上貼着個帖兒，上寫的開房三間，每月租銀九錢，相公要找下處，何不到這邊看看？」小塘聞言，滿心歡喜，遂與童兒走到彼處，見一老者迎面出來，小塘上前口呼：「長者，學生是不第的舉子，要賃兩間閑房，在京念書，因見府上有招貼，故此動問。」老者說：「既然如此，裏邊請坐。」二人走到院中，老者說：「相公請是看就這三間倒座，每月租銀九錢，若用像火，再加上一錢。」小塘看了看房子，潔淨正如己意，說：「學生正要需此傢伙，待我回去就搬行李過來。」說罷，就去重回到下處，叫書童通知房東，搬了行李來，直到新租的下處。老者迎接進去，放下行李，一些使用物件，俱從院內拿出，收拾已畢。老者與小塘坐下，說：「請問相公尊姓？貴處？」小塘通了姓，亦問老者。老者說：「在下姓王，名叫太任，粳米倉當書手，今年虛度五十三歲，僅生一女，言罷，叫小使端了茶來，隨後就是酒飯。」二人在酒席之間，閒談了一回。飯罷，老者告辭回後宅而去。濟小塘從此苦志念書，過了幾日，忽聽着院內悲啼，甚是慘切。小塘即忙叫書童進去打聽，多時回來，說：「相公，房東原是粳米倉的書手，只因天雨連綿，倉房倒塌，把官米壞了三千餘石，價值一千五百兩，叫他五名書手賠補，每人該銀三百兩。房東折變了一百銀子，還少二百。如今被官送在監裏，所以家中悲痛。」小塘聞了，動了他一片惻隱之心，說：「童兒，你去與王奶奶說，知不必爲難。我情願給他還這二百官銀，救王爺出監。」書童說：「相公，這事難行。如今主僕三人在外盤錢短少，只顧去濟別人，自己使用什麼？」小塘說：「哇，好大胆的奴才！我的事情，誰叫你管？童兒見主人發怒，不敢再言，只得走到後邊，把小塘的話說了一遍。」王奶奶聽罷，說：「世上那有這等好人？既然如此，待我親自去見言罷。」與書童走到前邊，見了小塘，道：「過萬福。」說方才成，說：「相公，情願拿出二百銀子救我的夫主回家，不知他言真否？」小塘說：「在下實有此心，並非虛言。」說着，即刻走到房中，取出四封銀子，放在桌上，說：「請快拿去交官。」好叫長者出監。王奶奶說：「相公，眞仁人也。今日救我夫主，不可不知這二百銀子，日後怎樣償還？」小塘說：「既救人，便不望報，自管放心。」請拿去罷。王奶奶千恩萬謝，拿了銀子，往後而去。即使他家的小使，已經賣了，只得來求大書童到花羅鼓巷，把他姑舅妹子請來，合女兒作伴。親自帶了銀子，到粳米

倉交兌明白，真正是錢能通神，不多一會，把王太放出，夫妻見面。王太問知得出監的情由，感念不盡，來到家中，一見小塘連忙跪倒說：「多謝相公救命之恩。」小塘用手扶起，說：「老賢東莫要如此。似此小事，何必掛齒？」王太說：「雖然如此，但相公是異鄉之人，能有多少資財？今日爲我墊去二百銀子，恐怕日後盤費不足。」老漢欲就奉還，却又無可折變。現今還有這所房子，前後三層，一共二十一間，原價一百二十五兩，待我交與相公爲業，當賣任憑尊意，下欠七十五兩，從容再還，不知尊意如何？」小塘道：「賢東此言差矣。我既慷慨相助，就無望報之心。今後欲再言此，就是輕慢學生了。」王太聞言道：「既如此，老漢遵命就是了。」言罷，執手告別。到後邊把言語與妻子說了。王太的妻子馬氏聽了丈夫之言，說：「難得這樣好人，必須怎樣報他才好？」王太說：「我這心中也是如此，但是無法可報。」馬氏道：「依我看來，濟相公才貌兼全，有仁有義，不如將咱女兒招他爲婿，一來報他的恩德，二來咱們終身有靠，但不知娶了沒有？」王太說：「此言甚善。待我問問書童再作計議。」言罷，將大書童叫到後邊，夫妻二人，就將此意告訴書童。書童說：「此事有些難成，論來我家相公尚未定親，但是他的功名心切，不把親事放在心上，且是他又仗義疎財，救了你的危難，豈肯成此親事？」落個圖婚之名，若要成，除非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不知書童可說些什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書手報恩嫁女 濟小塘擇日完姻

話說王太受了書童的密計，等到次日早飯以後，走到前邊與小塘閒談。小塘道：「賢東這幾日常在家中，外邊無有甚麼？」王太道：「却無什麼，只因做友相托一事，甚難辦理。我這個朋友與我同姓，年過五旬，只有一女，雖不甚出色，也算是才貌不虧。如今年方二八，正宜求聘，不論本京外省人，定要尋一個飽學秀才，恩人你說，這事如何？」替他去做書童在一旁說：「王太爺這們親事，何不與我家相公說呢？」小塘說：「好狗才，誰教你在此多言？」王太明知故問，說：「恩人當真尚未完婚？」小塘說：「實不相瞞，只因功名未遂，苦守寒窗二十有五載了。」王太說道：「相公，你這就不不是了。」常言說得好：「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功名雖然要緊，自有遲早不同，以有限之光陰，荏苒坐廢，豈不甚爲可惜？不如俯就這段良緣，倒也使得。還請恩人三思。」小塘聽罷，心中想道：「看來王長者之言，使學生茅塞頓開，但恐貴友豪富，不堪招此窮酸耳。」王太見小塘有了口氣，乘勢說道：「實不相瞞，昨日我出監之後，前去看望做友，他慕相公爲人，就有許親之言。方才老漢不敢直言，恐相公不允，難收口耳。今若此待我看個吉日，就下定禮。」言罷，取過歷書一看，說：「恩人明日初七，就是下聘日子。」十二日乃嫁娶的良辰，事不宜遲，恩人快拿聘禮過來，我好送去。」小塘連忙打開箱子，取出一對碧玉鴛鴦，交與王太。

王太辭出來到後邊，暗把書童叫進去說：「如今親事已成，到過門的時候，難道還能哄他不成就書童說：『大爺放心，我已算計停當。』」到過門的時節，只用黃昏之時，叫我相公乘了喜轎抬出去，多轉幾條街，照舊抬回家來，進門之時，放下轎簾，他又從來沒進內宅，那裏認得他？若要見丈人丈母，只說京內風俗，頭一日忌相見面，等他與姑娘入了洞房，成了夫婦，次日見面也就沒的說了。王太夫婦聽了，心中大喜，到了次日，煩人寫了一張嫁娶良辰的婚單，後面寫着：「此日完姻，男者忌見丈人丈母。」王太親自交與小塘，小塘也甚歡喜，轉眼之間，到了十二。王太在外邊僱下花轎，燈籠火把，樂器等類，到了黃昏之時，齊到門前。王太走進書房，看看小塘更換衣服，送在門外，打發上轎。鼓樂喧天，只在街上轉了幾個灣，復又抬將回來，把轎抬在大門以內，燈籠散去。王太才請小塘，小塘黑夜之間，下轎那裏認得跟王太進了內宅，見燈燭輝煌，排着香案。王太說相公岳父母，今日不宜相見，已竟托我夫婦主婚。言畢，叫馬氏扶出新人，拜了天地，送入洞房，轉身而去。且說小塘與美容小姐，一夜情景，難以盡述。到了次日清晨，二人起來梳洗已畢，小塘走出房門，抬頭一看，見王太夫婦坐在堂前，連忙上前說聲：「老賢東爲何來得甚早？」王太說：「老漢尚未出門，從何而來？這話小塘並未懂得。」復又言道：「老賢東煩你把我岳父母請來，我好拜見。」王太說：「恩人，你那岳父母沒有工夫，說是叫我夫婦二人替他受了禮罷。」小塘說：「這事如何使得？還是請來爲是。」正在說着，兩個書童在旁哂笑。小塘說：「沒規矩的狗才在此笑的什麼？」正在怒罵，美容走至跟前，說：「爺娘如今不必隱瞞此事，說明了罷。」小塘聽見這話，越發糊塗，呆默默的，只是發怔。王太將那始末情由說了一遍，小塘半信半疑，走到前邊看了一看，依舊還是舊住的去處，自己感覺發笑，反身進來，說：「賢東既要成全此事，何不直言？」王太說：「恩人，你會說過君子施德不望報，我若直言，此事難成。略施小計，才能得報大恩。」小塘聽罷，倒身便拜。王太夫婦受了兩禮，小塘從此安心樂意，以待下科。住了月餘，自覺銀錢短少，岳父又不豐裕，無奈寫了一封家書，叫大安童回家，折變產業。安童去了半載，一日回來，見了小塘，說：「小人到家，把書信與大爺看了。」大爺找了一財主，將地當了五百銀子，小人怕路上難走，買了一些人參帶來了，說罷，從被套裏一包一包，掏將過來，一共五十五斤。小塘一見大怒，罵聲：「不中用的狗才，銀子乃是活動，你弄這些東西，幾時打發出去？」正在罵着，王太走來，問知情由，說：「賢婿，咱的時運到了，如今人參賣五六換，這些人參足值三千銀子。小塘聽說大喜，遂將參包交與王太，王太叫安童跟着找了經紀，會了鋪家，每兩六換，除了開銷，淨落銀子三千，也給大安童娶了個媳婦，買了兩個使女。王太用兩千銀子上關東販買貨物數次，共賺五萬多兩，從此就在蕭家衙門開了一座當舖。

王太又生一子。起名財哥。小塘到了丁卯年間。進場科舉。不料又被嚴嵩所阻。那日小塘騎馬。走到西四牌樓。只見鬧鬧哄哄。軍兵排列。不能行走。不多一時。只見劊子手架着一名斬犯。亡命旗上寫着員外楊繼盛。這位爺仰面朝天。不住大笑。看的人等。無不落淚。小塘看到這裏。心中納悶。只聽衆人紛紛議論。說是因他參了嚴嵩一本。沒有參倒。今被奸臣假傳聖旨。問了典刑。小塘聽到這裏。猛然心中一轉。起了一點修行之心。把那功名就看輕了。從那人空之中。催馬出來。回到家中。坐了一會。自己出來。走到街上。買了道冠道袍。回至書房。穿戴起走到院東。王老者一見。問道。賢壻爲何這樣穿戴取笑。小塘說。實在並非取笑。小塘實要出家。就此告別了罷。王太看小塘的光景。非是虛言。連忙說道。賢壻。我夫妻雖然有些不是之處。也當包含一二。小塘說。並非他說實乃心有所感。自欲修行。今立志已決。岳父不必狐疑。小塘說了這話。一家大小。你說我勸。俱皆垂淚。又有財哥拉住衣服。大放悲聲。小塘一見這個光景。自知不能脫身。故意的拍手大笑。說。我原是試探你們。誰知盡皆認了真了。倒惹一場好笑。衆人聽說。止住淚痕。馬氏說。姑爺。你可曉死我了。快把這樣念頭丟了罷。小塘脫了道衣道冠。交與了環馬氏。分付排酒筵。合家飲酒。這日把小塘灌了個大醉。從此門常關鎖。出入皆有人相伴。縱然有翅。也不能飛上天去。這小塘原有神仙的果位。修道之念一起。早驚動了純陽老祖。這日老祖正在洞中打坐。忽然心血來潮。捏指一算。早知其意。說。柳樹精。你速到北京安京門內。蕭家衛衙。顯個手段。把濟秀才接出城來。柳樹精領命不敢怠慢。駕起雲頭。轉瞬就到從雲端之中。往下觀看。這日小塘與美容對坐。飲酒下棋。柳樹精一見。收落雲頭。變成一條板櫓。放在門前。帶等度脫小塘。且說。小塘喫的有幾分醉意。猛然抬頭。見門外一條板櫓。三尺多長。一頭青。一頭綠。並非家中之物。不由心中猜疑。說。莫非是我出家心實。那仙家長變化前來度我。待我暗暗祝告。看是如何。想罷。說。那條板櫓。若是不好。美容往外一看。並非家中之物。不由的心內驚疑。小塘說。跳了三跳。小塘心內明白。說。賢妻。你看這條板櫓。好是不好。美容往外一看。並非家中之物。不由的心內驚疑。小塘說。賢妻。你不知道。這是我的一件寶貝。你看我變個戲法。你們瞧瞧。說着走到面前。騎在櫓上。說。你們都看。真着我要上天去了。美容與了環見這光景。不禁大笑。小塘說。賢妻。你休得輕視。這一條板櫓。只因我看破紅塵。求道的心誠。所以這板櫓。前來度我。咱二人的恩愛。從今割絕了。言罷。把那板櫓一拍。不知不覺。起在空中。轉瞬不見。美容一見面目失色。放聲大哭。一家大小。無不垂淚。這且不提。且說。小塘在那櫓上。旋轉多時。落在塵埃。小塘定了定神思。往東一看。波浪滔天。一道大河。河內一座板橋。來來往往。都是駝煤的朵子。小塘這才知道過了渾河。但不知是什麼地名。回頭一

繪圖丁郎尋父 第四回

八

看。又不見了那條板橋。心中自己後悔。少不得邁步往西。走到天晚。在店中住了宿。明日又行。一連行了幾日。一日走到百花山內。遊玩多時。忽見有一座洞門。半開半掩。小塘想着洞內必有神仙。遂自側身而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柳樹精奉命點化 變板橋脫度濟生

話說濟小塘進了洞門。曲曲彎彎。越走越黑。走了半日。裏邊明亮。只見正石桌之上。放的棋盤。一邊一個石墩。棋盤上排的棋子。推着便動。只是拿不起來。小塘想着這局勢。定是有神仙。或者往後去了。遂又往後行走。走到後邊。只見樑上懸的石鐘。石鐺。石桌上面雲鐺釘錯。件件俱全。只是沒有神仙。盼望多時。無奈從舊路出來。又往前去。走勾多時。又入一座高山大澗。正中止有一個獨木小橋。小塘修道心勝。並不害怕。就從橋上過去。正走中間。忽聽見一陣風。甚響。從林中跳出一隻虎來。擺尾搖頭。二目如燈。小塘見了。只管往前行走。並無半點懼色。走過這深林去。又有一陣怪風。從那石穴之內。出來一條大蟒。缸口還粗。二丈多長。揚頭吐舌。迎面而來。小塘揚揚不睬。那蟒竟從頂門上過去。轉眼無有影響。小塘越過此山。飢餐渴飲。漂流半年。並不知誰是神仙。這日到了陝西西安府。又入了一座高山。只見一座石樓。樓上橫匾寫的是終南第一仙境。小塘心中只知訪仙。並不知自己勞苦。一層一層進了深山。那些景緻。觀之不盡。遊賞多會。日已沈西。就在破廟之中。盤膝打坐。坐至半夜之時。寒風透體。樹木皆鳴。狼蟲虎豹。聲聲亂叫。又有無數的妖怪。奇形怪狀。皆是要吃生人。小塘坐在那裏。置若罔聞。並無後悔之心。天明起來。抖了抖身上的塵土。出廟又往前走了半日。肚中飢渴。山中又無物買。又無村莊。無奈捧起清泉。喝了幾口。倚了一顆大樹歇息。正在困頓之際。忽聽的這個說話。那個哈哈大笑。小塘順了聲音。仔細一看。只見山坡下有兩個人。在臥牛石上對坐下棋。小塘說好了。既有人聲。必有村莊。待我上前去問。急忙進步。走到近前。留神一看。左邊的穿黑。右邊的穿黃。原是二位道者。小塘平生嗜好下棋。站在穿黃的背後。看了一會。腹中並不飢了。且說這二位道人穿黑的是鍾離大仙。穿黃的是純陽老祖。他二位原是故意來點化小塘。小塘見那黃袍道人。着着爭先。穿黑的盡是招架。那穿黃的故意的閃了個空。只把小塘急的他抓耳搔腮。不由的說爺着了空了。仔細着炮打黑袍拾頭一看。故意怒道。咤。這人何處凡夫。混亂我們的仙着。還不快走。小塘見話非俗。連忙跪倒。說仙師爺。爺脫了弟子罷。黃袍道人把小塘推在一邊。說道。友咱走咱的。莫要管他。小塘聽說越發的極。說二位真仙弟子。千辛萬苦。好不容易來到此處。今日若不度脫弟子。就要死了。說罷。就

去樹上碰頭。黃袍道人連忙拉住說：「你這獸子，只管胡說。你若是肯把我腿上瘡膿舔盡，我就收你。」言罷，坐在石上，脫去鞋襪，露出瘡來。小塘一見，正在思想道人說：「你這光景，定是嫌髒。我們事忙，各自走罷。」小塘說：「仙師莫慌，弟子這將去。」言罷，躡身兩手捧瘡，用口吮。只覺了香美異常，越吮越有滋味，不多的時，將瘡吮完。老祖說：「你不可嫌髒。小塘說：『不髒，不髒。』」老祖說：「既然如此，待我度脫了你罷。」遂把鞋襪穿上，從袍袖中取出一張柬帖，又取出一個金漆葫蘆，說：「濟秀才，你如今還不是修行之時，且把這葫蘆緊緊收藏，細看柬帖，便知明白。」說罷，遞與小塘，與鍾離祖徜徉而去。小塘正要說話，轉眼已不見了自己，怔了一回，拆開柬帖一看，上寫着：「修行二字容易，惟恐訪道艱難，往前步進心要端，須當苦處熬鍊，欲求仙訣妙術，莫辭涉水登山。泗州城內去參禪，三教歸一才見。」後面又有一首詩句道：「小葫蘆，玄又玄，生來肚大嘴兒尖，無當昔分盤古日，他比無當還在先。急往黑家村裏去，細觀柬帖要心堅。秀才問我名合姓，口口山人落世間。」詩後還有一行小字，乃是勅授五鬼的妙訣。小塘看畢，說：「口口山人，乃是呂仙二字，早知是純陽祖前來點化我，豈肯輕易放他走了？」後悔多時，把柬帖葫蘆收將起來，邁步往北而行。問到黑家村內，只見路西一家人家，門左邊挑着紙錢，右邊挑着一張喪榜，上寫的亡夫賀龍，年三十三歲，生於癸亥年，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不幸死於今年。今日今時，幼子小無人承管，哀懇仁人君子周全。小塘看畢，心中大喜，說：「呂祖的柬帖，原寫着叫我到黑家村找這賀龍，他生的年月日期與死的時日，命中犯見五鬼死後，就有五鬼之法。今已到此，我可如何進去收這五鬼？低頭一想，說有了，必須如此。」這般主意已定，走到紙貨鋪內，買了兩盤紙錢，走到賀家門口，用手把門敲了兩下。裏邊便問是誰。小塘說：「我與賀賢弟原是八拜之交，今日知他辭世，特來弔孝，還有些須資助。」裏邊聽見，連忙開門。小塘進去，到了靈前，祭奠已畢。賀龍的妻子出來叩謝。小塘說：「孝婦，我看你丈夫死的日期，不明怕犯重喪，取一盞淨水過來，待我與你破破女子信，以為真親。」自取了一盞淨水，放在靈桌上。上小塘用手端起，左手摺三台訣，將水托住，右手在水中畫符，依着呂祖柬帖上的五雷咒語，念了三遍，口含法水，往靈前一噴，只聽着棺蓋响了一聲，一股黑氣往外就冲。小塘一見，忙把葫蘆取出，拿在手中，將靈子拔開，連叫三聲疾，疾疾，疾。那股黑氣入在葫蘆之內。小塘將葫蘆塞住，放在懷內。回頭一看，見賀龍的妻子昏倒在地，遂又含了一口法水，將女子噴醒，扒將起來，說：「嚇死奴了，方才見我丈夫自棺中冲出，帶着五個惡鬼，轉眼就不知那裏去了。」小塘道：「那就是重喪鬼，已經被我破了。」說着，袖內取出一小封銀子，放在桌上，再說：「弟婦，這些須微禮，與你丈夫買點紙燒燒，表我一點敬心罷。」女子說：「大爺不知貴姓，小

繪圖丁郎尋父 第五回

一〇

塘說不必問我姓名死鬼心裏明白說罷竟自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念大學化飯沖飢 宿僧寺許修佛寺

話說小塘離了黑家村又向大道要上泗州無奈盤費已盡難以行走正在躊躇之時忽見路旁放了一個木魚壓着一個帖兒小塘上前拾起見他紙上言道訪道何須要改妝儒書亦可化齋糧泗州城中修佛寺自有仙家玄妙方小塘看完把東帖收在袖中心中想道這又是老祖的指引既然叫我念書化齋我想大學乃是聖經就念這部大學罷主意已定信步行走走到一個村中見有一個學堂他就坐在門外手敲木魚把那大學念了一遍小塘正在念着從裏邊出來一個學生拍手大笑說這個秀才窮斷筋了正在笑着又從裏面出來幾個學生笑成一堆內中有一個姓丁的名叫丁昆走到小塘跟前說化齋的先生這裏叫作互鄉店行惡的多好善的少我還有零星積的三十六文銅錢奉送先生別處再去化罷將錢遞與小塘揚揚而去小塘接了錢來收了木魚走到飯店買東西吃了又向大道往前行走一路上飢了念書化齋晚間投宿古廟那日走着望見一座城池天色已晚不能前進走到一座破廟跟前但只見牆垣皆倒磚石滿地走將進去到在大殿之中見扁上寫是三教寶殿小塘拜了神像走到後邊見有兩間草房裏邊露出燈光上前把門敲了兩下一小沙彌便問是誰濟小塘說師父我是出外之人只因錯過店道前來借宿小沙彌聽說將門開放小塘隨小沙彌進了草舍見一個半老和尚在那裏煽火連忙近前滿臉陪笑說師父學生有禮了那和尚見小塘身上破爛只還了半個問訊沒好氣向小沙彌言道半夜更深不問張三李四只管放他進來要是一個歹人你也不管麼小塘見這光景恐不肯留自己住下遂出一個小銀包兒約有四錢來往銀子兩手捧上說師父你不要見怪令徒學生因沒處投宿前來驚動望乞容留一宿這是四錢銀子請代買好香燒罷老和尚一見銀子當時變過臉來說相公不是貧僧恨着小徒因做寺荒涼時常有歹人來往方才言語孟浪相公休怪既要投宿豈敢不留亦何必又費香資口裏雖說這話早把銀子接在手中說徒弟相公想來還未吃飯快些收拾齋來小和尚領命不多時把飯端來小塘也不推辭立時喫完說老師父這對面是座什麼城池和尚說這是南京鳳陽府所管名爲泗州我這做寺名爲三教寺小塘聽了心中想道老祖東帖上說的明白叫我泗州城裏去參禪又說三教歸一如今已到此處正好修行想罷說道請問老師父大號和尚說貧僧法名如本賤號歸原當初有六個門頭僧人五百有餘後來寺院凋零大衆俱各逃散只剩俺師徒二人在此苦熬小塘說久聞泗州富戶甚多何不化些錢糧重修寺院

如本說相公不知此處人不好善且是連年荒旱誰肯施捨小塘說長老放心我與你重修寶刹如本說相公休出大言你看這寺院雖小也得三萬兩銀子工程你非僧非道不能募化十方如何能夠重修寺院夜已深了請安歇罷言畢各自就寢次日小塘起來梳洗已畢小沙彌端了茶來如本陪着茶罷落盞道和尚心中想道昨晚他說了一些大話欲要不信恐他有些來歷待我問他一問說相公昨晚只顧閑談失問貴姓尊名仙鄉何處小塘說學生祖居關東瀋陽忝在寶門今移居北京姓濟名登科號是小塘如本聽了肚內說話我前年上京募化聽說有個濟小塘乃是財主秀才原來就是此人恐怕不真想罷說濟相公貧僧聞名久矣今日出門為何這等行景小塘說不瞞長老只因屢料不中看破紅塵出家訪道雲遊天下曾得異人傳授所以昨晚應許重修寺院不知可有僻靜處所沒有如本說後面有個菜園却是僻靜不知作何使用小塘說既然如此你可備下高桌七張黑碗五個烏盆五個香曲半斤黃紙一張筆硯硃砂俱各送至菜園這幾件東西就是與你修寺的本錢如本聽說心中納悶說這幾件東西如何會作修寺的本錢只管諸件給他看他如何使用遂叫小沙彌將破供桌找了七張其餘的東西俱各齊全送到園內把小塘領至園中小塘看了一眼果然僻靜說長老千萬莫叫閑人進來你師徒也不可私自去看言罷將如本師徒送出轉身把門閉上把七張供桌搬在一處一切應用之物排設停當到了黃昏之時除去儒冠打開頭髮立在高桌之上手把葫蘆將烏盆敲了三下只見一股黑氣沖將出來鬼哭神嚎一齊伸手與小塘要命小塘雖然害怕仗了有呂祖的法術把心乘了一乘忙把咒語念將起來五個鬼魂一聞法言往後退了幾步還是哀鳴不止小塘把烏盆揭起露燈光往下一看只見五個惡鬼像貌奇異連忙畫了一道靈符就燈上燒了只聽的空中一聲雷响五鬼一齊跪倒說法師息怒我等願歸正教小塘說既然如此領我的符來五鬼領命各自近前端了一碗水去飲在腹內小塘說聽我分付你等爲金木水火土混元五鬼可要隨處聽令言罷復將五鬼收入葫蘆塞上塞子收入懷內邁步出園進了草舍一見如本說長老明日要你出去募化可不知城內誰是頭家財主如本說本城財主趙鄉宦做過浙江布政使算得起來一家財主但是此人毀謗僧道不敬三寶小塘說長老放心管叫做個緣簿領袖言罷復到菜園從懷內取出葫蘆拔開塞兒叫出鬼頭賀龍如此這般分付了一遍鬼頭領命而去小塘出園相見如本說長老你拿了緣簿到趙鄉宦門首如此如此管叫他日上緣簿如本應從不提且說鬼頭賀龍一陣陰風到了趙鄉宦家這鄉宦名叫趙完璧正在書房悶坐只聽了簾子亂响連問幾聲無人答應鄉宦說奴才難道啞了不成混元鬼聽說了刷的一聲就將簾子掀

繪圖丁郎尋父 第六回

一二

落現了原形。鄉宦一見，大喊了一聲，忙從壁上取弓搭箭當弦，照了混元鬼急射了兩箭。這混元鬼一溜火光，冲出房去。忽有一個使女慌張跑來說：「老爺可不好了！老太太在佛堂燒香，忽然咽喉中箭，氣絕而亡。」鄉宦聽說，真魂皆散，跑到佛堂一看，果然是他母親正在驚忙悲痛之際，又有一個丫環跑來說：「不好了！太太正合公子在樓上頑耍，忽從窗外射進兩枝箭來，把娘兒兩個全射死了。」鄉宦聽說，急忙跑到樓上，定睛一看，果是他妻子身亡，一聲還未曾哭完，看門的又報道：「啓稟老爺，禍從天降，二奶奶光了身子，吊死在門前槐樹之上。」鄉宦聽說，咕咚又往外跑，跑到外邊拾頭一看，只見那二夫人吊在樹上，如同一隻白羊一般。鄉宦一見，又痛又慄，只急的他暴跳，正在忙亂，忽聽得木魚响亮，那僧人高聲念道：「捨了罷！大造化，捨不得，沒造化！恩愛牽連，沒造掛，母死妻沒子，又亡，心愛美妾樹上掛休要哭，別害怕，勸君如今捨了罷！若肯把我緣簿開，管叫你骨肉團圓。」都說話。趙鄉宦聽罷，抬頭一看，認的是三教寺內和尚，不由的心中大怒，說：「好秃奴才！我家遭此大禍，他還在此狂叫，明是打趣人役們與我打開。」如本聽見這話，高聲言道：「鄉宦爺，你家現有此禍，還不趁此回頭，向佛佈施，若肯與我做個開簿的領袖，管叫你死的活了，哭的笑了。」鄉宦聽了這話，那裏肯信？只是喝着家人快打，有一個家人言道：「老爺息怒，這和尚既說大話，定然有些來歷，何不與他開了緣簿，叫他救活咱家死人？」趙鄉宦想了一想，無可奈何，說和尚：「你若果有本領，救活我一家四口，我就與你做了個開緣簿的領袖。」如本說：「鄉宦包管就活。」鄉宦說：「可開多少銀子？」如本說：「要得一千。」鄉宦說：「也罷！我就開上一千。」你若沒有本領，那時再講。」言罷，拿過緣簿，親自寫上「趙完璧助銀一千兩」。如本見趙鄉宦開了緣簿，他遂暗念靈符，死者都皆還原。趙鄉宦寫完緣簿，抬頭一看，喫了一驚，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混元鬼趙府作祟 開緣簿死者復生

趙鄉宦抬頭一看，見那樹上吊的，原是一個家內的白狗，正在疑惑之際，忽見老夫人與妻子齊出來，嚇的鄉宦戰戰兢兢，往後倒退。口中只說有鬼。老夫人娘兒四個聽見這話，一齊發怔，並不知因何這樣。如本在傍哈哈大笑說：「鄉宦，這是你的老母妻子全都活了，不必多疑，進去看看便知明白。」鄉宦聽說，跑到後堂看了一看，若需釘了一枝大箭，又到樓上一看，原來是兩個棒槌，俱中了箭。鄉宦看罷，才知和尚佛法玄妙，邁步下樓來，在門口說：「師父，今日我可服了你了！老管家，你把長老領到當舖，兌一千銀子，送長老回三教寺去。」管家答應一聲，將如本領到當舖，兌了一千銀子，送歸禪林。這如本一見小塘滿臉陪笑，說：「濟公，你的法術真正不錯，到他家就化一千兩，不知幾時可以興工。」小塘說：

若要與王必須一萬兩銀子。還有個方法。不過三天。一齊送來。你還到城內。在十字路前搭棚一個。供上三教聖像。我有靈符一道。你可帶去。埋在棚前。只管攔路化緣。若有不肯信的。你把木魚連敲五下。自有妙用。如本領命復又進城。不提且說。小塘打發如本去了。取出葫蘆。拔開塞兒。將五鬼叫出。如此這般。分付一遍。五鬼奉命進城。這且不表。且說泗州那些財主鄉宦。聞知趙老爺有這場異變。都來壓驚賀喜。趙老爺排席款待。天晚席散。鄉宦們走到十字街前。就有認得如本的。說這就是救趙先生一家性命的長老。咱們大家何不。上些布施。各保平安。言罷。要過緣簿。多少不等。一齊亂上。內中有不信的。說列位。這禿驢哄人錢財。自己享用。那有錢財與他。咱們走罷。如本聽見。連忙木魚敲了五下。但只見青天白日。霎時昏暗。飛沙走石。狂風大作。那施財的全然無事。不信的立刻昏倒。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各人的家人。將主人攙扶回家。俱都是到了家中。滿口胡言狂笑不止。如中風的一般。家人中知道得病的緣由。齊到棚內。禱告願上布施。也有三五百的。也有一千八百的。上了布施。回到家內。俱各平安。這事哄動合城的百姓。齊往三教寺來。施舍。不過三日。上了二萬餘兩。小塘叫如本。請了兩個老者。建工重修古寺。不消半年。煥然一新。城內的鄉宦。又捐布施。建醮演戲。慶賀開光。小塘怕名頭顯露。躲在河東淨養。不提。且說三教寺人山人海。好不熱鬧。那日天交午時。佛殿前忽然响了一聲平地。冒出一朵蓮花。大如車輪。綠塵滿地。衆人正在觀看。又聽的嘩喇一聲。五色毫光。亂人眼目。不多時。從那蓮花之中。現出一個青衣女子。眉如新月。眼似秋波。杏臉桃腮。金蓮三寸。儼然是一個素衣仙子。衆人紛紛議論。俱說是善心感動。善薩顯靈。衆人正在言語。只見那素衣女子。啓一點朱唇。吐婉轉鶯聲。說爾等衆人。不必多疑。我乃白衣大士。只因此處人多好善。所以降凡來超度衆生。有緣者。快上金蓮。早入西方佛教。不受閻王拘管。衆人聽罷。一齊念佛。內中有個老者。說衆位。閑閑待我先上金蓮。早入仙鄉。女子一見。用手招呼。說那一老者。休要前來。你雖好善。喫齋。有了年紀。西方路遠。難以前去。還是年力精壯些的。前來入緣。一言方盡。就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高叫菩薩。弟子年方精壯。望乞度脫。言罷。分開衆人。跳在蓮花之上。女子一見。滿心歡喜。架起妖雲。與後生俱各不見。衆人一見。齊聲念佛。俱說是造化後生。誰知這是三教寺破壞多年樹多人少。有妖精在內居住。如今寺院復整。他們無處存身。所以就作起怪來。這蓮上的女子。原是個九尾狐狸。那後生上去。早被妖精提到廟後去了。只落下一堆枯骨。到了次日。又是如此。一連五日。就害了五個性命。到了第六日。小塘從河東回來。到了廟中。只見人山人海。爭看觀音度人。小塘問知緣由。心中疑惑。要試觀音真假的。遂擠到跟前。高聲叫道。菩薩待我與你上西方去罷。言畢。縱身跳在

繪圖丁郎尋父 第六回

一四

金蓮之上。妖精不管好壞，架起妖雲，把小塘提到廟後，離地有三丈多高，往下就摔。小塘手脚伶便，且是早已作了準備，被妖精一摔，趁勢跳將起來。那妖精見小塘有些硬氣，即忙復原形，要吃小塘。小塘一見微微冷笑，把左手一撒，說：「野畜，照打！只聽得一聲雷响，把一個妖精劈了個粉碎。小塘定睛一看，原是一個九尾狐狸，又看了看地下的白骨，共有五堆。小塘看罷，歎息多時，轉身回到寺內，向衆人言講一遍。個個驚異，齊往廟後觀看，這且不提。且說泗州知州姓任，名叫尚義，聽說小塘破了妖怪之事，心中甚喜，差人將小塘請進衙門，待以上賓。酒席之間，言語投機。這州官戀戀不捨，要留小塘盤桓幾日，即將小塘送在魁星閣上居住。每日撥人服侍。這本處的一些鄉紳，見小塘有如此法術，知州又如此敬重，遂拜望的拜望，送禮的送禮，終日應酬不絕。這且不講，且說九尾狐狸，被小塘用雷劈死，他的子孫四方奔逃。內中有個成了氣的青面狐狸，乃九尾狐狸的兒子，見他母親死的甚苦，自己又無處可依，遂哭往青蓮洞去。這青蓮洞在洞庭山下深潭裏，頭內中乃是個多年青魚精，稱為青蓮仙子，是九尾狐狸結伴的妹子。小青面狐到了洞中，一見魚精，放聲大哭，就將他娘死的始末說了一遍。哀告魚精替他報仇。魚精聽罷，傷感多時，說：「賢甥，我合你母親雖係結拜情同骨肉，今他死到這樣苦處，我焉有坐視之理？待我與你前去，以報此仇。」言罷，一齊出洞，架起妖風，往泗州城來。不多時，到了三教寺後，魚精說：「賢甥，你可害你母親那人，姓甚名誰？現在那裏居住？」小狐狸說：「愚甥去時，心正驚慌，那得知他名姓。待我前去打聽，便知分曉。」言罷，變了小沙彌，去不多時，打聽回來，說：「姨母，此人叫作一個濟小塘，重修寺院，就是他的法術。現在城中魁星樓上居住。姨母若去，須加仔細。魚精說：「賢甥放心，你且在此等候。我去就來。」言罷，一陣妖風，來到城內，在空中把小塘一看，說：「在此，我看此人相貌不凡，日後有仙果地位，我何不採取他的真陽，成我真果？」魚精動了個念頭，就把那報仇的事情忘了。等到黃昏之時，變了一個美色女子，走到魁星樓上，正遇樓門半開，悄悄走到樓上，站在小塘背後，故意的咳嗽一聲。小塘聽見回頭一看，見是一個絕色佳人，連忙問道：「你是誰家女子？更深夜靜，到此何爲？」魚精見問，滿臉陪笑，說：「相公，奴乃廟東王璧之女，父親去世，只有一個老母，因知相公在此，獨伴孤燈，故不顧羞恥，瞞了老母前來，不知相公肯容納否？」小塘聽罷，正要開言說：「小姐，這事斷使不得。我濟某乃正人君子，豈肯爲此苟且之事？」請快下去，莫使旁人知覺。議論是非。魚精道：「相公，你好不聰明！今已夜靜之時，你我事情，還有何人知道？」小塘說：「雖無人知，于心不能無愧，不必多言。快下樓去。」魚精說：「相公之言，固是正論，奴已經來了，豈肯空自回去？」相公如若不允，奴也無顏回家。情願自刎于君前。」小塘聞言，心中着急，忽然一想，說：「住了！我看此女來。」

歷不明妖媚異常未必不是妖精前來作祟待我暗念咒語用掌心雷震他一聲若要是人自然他不害怕那時再作道理主意已定說女子你果真不下去了魚精說我是不去的了小塘說既然如此你可莫要後悔言罷暗暗念咒把左手向妖精一張只聽着一聲雷响火光滿室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七回 青魚精戲弄小塘 獨角龍水淹泗州

話說小塘把左手向妖精一張一溜火光向妖精撲去魚精一見心驚轉身便走小塘那裏肯捨說聲疾掌心雷又向魚精打去魚精無奈把身上的一領衫子脫下才得逃回寺後青面狐迎着一看見魚精的鱗甲不全連忙問道姨母你到那裏怎樣了魚精說利害利害若非腿快幾死于那人之手了小狐說如此看來這仇難以報了魚精說無妨我有一位姑舅哥哥是東海龍王十代玄孫姓敖名叫倒世九江八河稱他獨角大王現在淮北逆水潭中把他請來便可以報此仇你可先到青蓮洞中替我小心看管我今去也言罷足下生風到了逆水潭邊叫看門的老龜往裏通報野龍聽說即忙就請青魚精到了裏邊一見野龍放聲大哭野龍說賢妹你有什么冤屈事情對愚兄說了可以與你出氣魚精說表兄小妹也無別的事情只因泗州來了個遊方秀才姓濟名小塘口口聲聲要提三個妖怪頭一個是九尾狐二名就是小妹狐姐已被他用這掌心雷打死小妹的鱗甲又被他打碎幸是腿快未曾喪命獨角龍道三名是誰怎麼樣了魚精說表兄三名就派着你了他說你什麼是獨角王不過是一個多年的泥鰍有本事捉了去生炸下酒表兄你說這還了得麼獨角龍聽說心中大怒說好窮酸焉敢如此猖狂說我的短處賢妹與我看守洞府待我前去會他言罷出離水面一陣怪風來到泗州城中變了一個風流秀士竟到魁星樓上去見小塘小塘一見連忙讓坐說請問尊兄貴姓野龍說小弟姓敖名倒世在過水村住因仰大名特來參拜還有不明白的一件事情要請教請教小塘說敖兄不知是什什麼事情野龍說你乃北京人氏來在泗州把一個千年狐狸傷害不知是何緣故小塘說敖兄差矣惡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想妖狐哄迷愚人連傷五個性命野龍說這罷了聽說你口出大言說天大的狂話要捉青蓮洞的青蓮仙子逆水潭內獨角大王難道他們也害生靈不成小塘聽了心內疑惑說道住了這些話問的古怪想必又是一個妖精若論青蓮洞逆水潭我並不知道何從有捉二怪之說他既如此說了我若不承當又落他的褒貶我且應承起來看是如何想罷開言說小弟實有此話休說是兩個妖怪普天下的妖精我濟某定要斬盡野龍說無論天下的妖怪就止一個獨角大王他就有些難纏小塘說獨角大王也不過是一個妖怪就是翻江

攪海的毒龍，我也只當是個山畜。野龍一聽此言，與魚精的言語相同，不由心頭火起，說：「好窮酸！我就是獨角大王，你豈可奈我何？說着就照濟小塘就是一掌。小塘側身躲過，連忙念咒，把左手一撒，刮喇喇就是一個沉雷。方才要是別的精怪，早已傷着。獨角龍只是不理。小塘又念咒，語復連又是兩個掌雷。野龍看罷，怕的是五雷陣發，他難以支持，將脚一踉，一道金光出泗州，回到淮河內，點了些水卒，與波作浪，水淹泗州。要拿小塘報仇。泗州任爺見水勢凶惡，遂即指揮百姓上甕城門上，到城上往下一看，見那水頭幾與城平。知州沒了主意，急得直要尋死，轉過一名書辦說：「老爺休慌，這淮水常有水怪作耗，從前也會漲過一遭，多虧許真君把條野龍趕下西江，所以至今不受水患。今日只個水勢未必不有水怪，現今濟相公廣有法術，何不把他請來看看，能夠除了此患，也未可知。」任爺聽了，忙把小塘請到城上，說：「先主有何法術能退此水？」救着這一城人的性命。小塘說：「老爺放心，只管且下城去，待學生細看明白，再作計較。」任爺依言帶領人役下城而去。小塘自己走進敵樓，從懷中取出葫蘆，拔開塞子，將靈鬼叫出，說：「自今淮河水漲，泗州將及不保，命你出去探聽打聽，看是什麼妖精作怪。靈鬼去不多時，回來報道：「法師，你可惹下禍了，只因你掌心雷劈了妖狐，青魚精在你手中逃命，勾引野龍，敖倒世來，你又用雷打他，他一怒水淹泗州，要捉法師報仇。言罷，復入葫蘆而去。小塘聽罷，嚇的魂不附體，不由二目之中落下淚來。呂祖正在洞中打坐，只見一股怨氣冲天，慧眼一看，早知其意，遂拿了一條黃絲帶子，一個小藥葫蘆，把柳樹精叫到跟前，如此這般分付一遍，又將符與葫蘆，叫他去與小塘捉拿野龍。柳仙領法旨，架起雲頭，如飛而去，來到泗州城上，收落雲頭。小塘正在焦躁，抬頭一看，只見前面站了一人，凶惡莫匹，心中驚駭，只當是獨角大王前來追命，遂大了胆子，大叫一聲：「好野龍，我濟某降妖除怪，爲的是與民除害。你若與狐狸報仇，只該捉我一人，爲何傷害滿城的百姓？」柳仙聽了，暗暗點點頭，說：「小塘，你認錯人了，我乃純陽老祖的門徒，姓柳名叫垂青，今承老祖法旨，來解你的危難。小塘聞言，雙膝跪倒，說：「仙長，不知此水幾時可退，救這一城生靈。」柳仙將小塘扶住，如此這般說了一遍，將絲帶葫蘆交與小塘，一縱金光，忽然不見。小塘收了寶貝，着人去請州爺來到城上，任爺說：「濟先生可知這是什麼怪物？」小塘說：「這原是一條野龍，老爺可速差人捉燕子數十隻，鍋灶柴薪香油等物，一齊送上城來。我自有的捉他的法術。」任爺聽了，立時着人將應用之物一齊治辦了來。下城回衙而去。小塘親自動手，支鍋燒火，把燕子與香油倒在鍋內，不多一時，香氣撲鼻。原來蛟龍魚鼈之類，好吃這件東西。獨角龍正然興波作浪，忽聞的這股香氣，饞的他滿口流涎，張牙舞爪，出離水面。小塘一見，滿心欣喜，忙念咒語，把手一張，就是